

## 饶宗颐编《法藏敦煌书苑精华》评介

赵声良 荣新江

1900年,敦煌藏经洞发现了古代写本数万件,内容包括佛、道经典和经、史、子、集及各方面的社会文书,这些古代文献绝大部分是用毛笔抄写的,时代上自十六国,下迄宋初,保存了六百多年间的古代书法墨迹。这些时代久远,数量庞大,风格多样的写本,是中国书法史上极为珍贵的资料,是认识和研究中国书法史不可或缺的素材。然而,对于敦煌书法的研究,却起步很晚。

五、六十年代,学者们开始较多地注意到敦煌写卷的书法艺术。日本二玄社出版的《六朝写经集》等书法选集,刊布了部分敦煌写卷。香港著名学者饶宗颐先生早在五十年代后期,就发表了《敦煌写卷之书法》一文,对英藏敦煌写卷中的书法资料作了深入的研究。以后,中国大陆、台湾、日本都相继刊印了敦煌写卷的书法作品,并作了进一步的分析。然而,规模最大而且最集中地介绍和研究敦煌书法的巨著,毫无疑问,当推饶先生的《敦煌书法丛刊》。全书共二十九册,1983年起由日本二玄社陆续出版。饶先生有机会较长时间逗留法国巴黎,在国立图书馆检阅敦煌原卷,从中精选了一百五十件敦煌写卷,编成此书,包括了真、草、隶、篆各体,时代从六朝到北宋,涵盖了敦煌书法的各个方面,可以说较为全面地反映出各个时代各种类型的敦煌书法。但日文版价格昂贵,在国内不易找到,而且日文解说,也不便国人参考利用。1993年,广东人民出版社适应国内学者和书法爱好者的需要,出版了中文版,名为《法藏敦煌书苑精华》,分装为八册,即一,拓本、碎金;二,经史(一);三,经史(二);四,书仪文范、牒状;五,韵书、诗词、杂诗文;六,写经(一);七,写经(二);八,道书。图版全与日文版相同,照原大影印,解说部分则参照近年来的研究成果有所补充。

从书法研究的角度来看,《法藏敦煌书苑精华》在如下几个方面具有重要的价值。

一、它不仅对“敦煌学”,而且对于中国书法史的研究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。中国书法的研究,历来比较重视名家的作品,清代包世臣、康有为开始改变世风,充分肯定以魏碑为代表的民间书法的价值,一时,碑学兴起,学书者始知除名家名帖之外,尚有如此丰富的天地。然而,碑刻文字是雕刻家最后完成的,由于刻工有高下之别,难免不改变书法家的原意,特别是南北朝时代的碑刻,与毛笔书写的距离是很大的。学书者不鉴于此,故有人为作出刻工效果的书法,形成了碑学的弊端。敦煌写卷的公诸于世,使人们看到了六朝以来毛笔书写的真实面貌。这些写卷大都是民间书手所写,如果配合同时期的碑刻比较研究,将会呈现出一部脉络清楚的民间书法艺术史。所以,日本著名书法

家西川宁先生认为,《敦煌书法丛刊》的出版是独树一帜的重要著作。

二、由于敦煌写本在时代上的连贯性,用敦煌写卷比较研究,还可以解决书法史上一些重要问题。如前人曾对王羲之的书法有过激烈而持久的争论,关键在于人们所见到的六朝书法材料太少,无法得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结论。敦煌写卷中的许多六朝书法墨迹,非常有助于这个问题的解决。如本书第六册刊载的P.2196 梁天监十八年(519)的《出家人受菩萨戒法》卷第一、P3308 大统二年(536)《法华经义记》等,这些稳重工整的楷书,流畅潇洒的行书,特别是圆润和穆的笔致,灵活自然的章法,令人不敢相信这是那些没有什么地位的写经手所书。当然,从时代上看,这些写本要比二王的时代晚一些,但如果考虑到以二王为代表的书法家的创作要在民间普及,必然要经过较长的时间,那么,王羲之时代能创作出《兰亭序》这样千古杰作,基本上是可信的。此外,隋唐时期的写卷对于认识唐代书法家的书体也很有意义。如本书所收P.2617《周易经典释文》(开元二十六,738年)的书法与颜氏《勤礼碑》极为相似,而此时颜真卿还不到二十岁,而《勤礼碑》的完成更晚于此卷四十年。说明了象颜真卿这样的书法家,其书法风格的形成,必然吸取了民间书法中许多有益的成份。本书选取了不少象这样具有重要书法史价值的写卷,使人们可以从中对对比探讨书法史上的一些大问题。

三、饶宗颐先生对每件写本所撰写的解说,渗透了编者对敦煌书法的透彻理解和深入研究,这也是本书区别于一般书法选本而富有学术价值的一个方面。本书涉及的范围极广,编者将选本分为拓本、经史、书仪、牒状、诗词、写经、道书等几大类,对所选写卷的内容及书写者的生平均有所考释。相对于各个时代的书法家来说,敦煌写卷书写者往往名不见经传,其生平和时代要从大量敦煌写卷中去爬梳,才能得到一些线索。如在P.2179《成实论》的解说中,饶先生列举了八件写卷上的令狐崇哲的题名,并在时代和书写特色方面作了比较,显示出北魏至西魏初敦煌一地的写经风格。编者还善于利用考古材料作比勘,如对P.2596《道德经序诀》的解说中,即用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《老子》作比较,使我们对《老子》一书的书写流传演变,有了系统的了解。写卷中的俗字、别字的不同写法,往往能够反映出时代和地域特征,因此,它是书法研究中一项重要的内容。饶先生在这方面也花了较大的功夫,如对P.4506《金光明经》、P.2078《佛说观三昧海经》、P.2619《周易王弼注》的解说等等,体现了饶先生文字学的深厚功力。

作为一部书法的专著,从编选到撰写说明文字无不渗透着编者对书法艺术深厚的鉴赏力。饶先生对每件写本书法特征的品评,用语不多,如称P.2495《庄子节本》“书法全无修饰,用笔纤瘦,结字疏通。有薛稷之清秀,雄劲恣意,诚佳品也。”又评P.4506《金光明经》:“结体跌宕,行笔逋峭,《刁遵》、《高湛碑》之劲美,兼而有之。论其书法艺术,顿挫行阵之中有一片浑穆气象,谓为标准之魏法,可以当之无愧”;P.2179《成实论》云:“每字起笔细而收笔饱满,十分劲健,意态极近《龙门造像记》。”P.2019《长孙讷言切韵序》:“行笔略近欧阳率更,仍存北朝风范。”P.3994《词五首》“字极拙重健拔,在欧、柳之间,毫锋取势,可与王宗《汝帖》第十二卷所收李后主书《江行初雪》画卷赵干题字相颉颃,可定为五代时书风,在书法史上应为极难得之妙品。”这些寥寥数语,有的放矢,切中要害,很富有启发性。

由于本书只编选法国所藏部分,而不及英国、俄国、日本和中国的藏品,所以不足

之处是不能更全面地反映敦煌书法的成就。如英国图书馆所藏 S. 797 西凉建初元年的《十诵比丘戒本》，S. 81 天监五年的《大般涅槃经》等一些珍贵的书法精品未能选入。又如本书拓本部分选印了欧阳询《化度寺塔铭》，实际上该卷被人为地撕成两件，一件存法国国立图书馆，仅两页，即本书所选部分；另一件存英国，有十页，若能将这两部分合在一起，就能使读者了解这个拓本的原貌了。又如碎金部分选了唐人临王羲之《十七帖》残卷，英国藏本中也有《十七帖》的另一一些残卷，若能合在一起，更利于书法的研究。

饶先生选录此书标准有三：（一）具有书法艺术价值，（二）著明确切年代及有书写人者，（三）历史性文件及重要典籍之有代表者。说明着眼点除了书法作品外，也兼顾文献价值。其中选印的经史典籍如《周易》、《毛诗》、《古文尚书》、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、《晋春秋》、《大唐西域记》、《沙州图经》、《书仪》；文人诗词及俗文学作品如《文选》、《玉台新咏》、《高适诗》、《云谣集》、《王昭君变文》；重要官私文书如《封常清谢死表》、《沙州百姓上回鹘可汗状》、《曹元忠状》、《大云寺安再胜牒》；佛典如《金光明经》黄缙写经、《东都发愿文》、《生经》、《三阶佛法》、《因明入正理论》、《大乘起信论略述》；道经如《太玄真一本际经》、《无上秘要》、《阙紫录仪》、《玄言新记明老部》等等，都是敦煌写本中极具校勘和研究价值的文献材料，其中有些还是佚书，这里的图版要较此前的刊本清晰，而且以原大印出，是其他印本所无法比的。

饶先生对每件写本的解说，实际就是一篇考释研究论文，其中不乏作者的研究心得。如牒状类所收 P. 3412《大云寺安再胜牒》的解说，参照敦煌藏文文书 P. t. 1189 中的类似记载，相互发明，为前人所不及。中文本又补充了近年关于郑氏注《论语》、书议、归义军史等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，较日文本更具参考价值。周绍良先生说：“这一百五十多篇提要，既博且精，实为饶先生多年治敦煌学之结晶，不可以寻常书法文字视之。”（人民日报 1986 年 8 月 28 日）可以作为我们对本书的总评价。

中文本可以说远较日文本完善，但也有个别处值得将来有机会加以修正。日文本前面有编者中文原序一篇，交代编选的原则和本书产生的经过，中文本亦当收入。以下是随手检出的排印错误：第一册 285 页注⑤“□逸”当作“擻逸”；第三册 308 页下栏第二行“昔年”以下另起一行；第四册 234 页插图三“圆”当作“体圆”；235 页下栏第五行“董保德”应作“董保德”；246 页注⑦“う”当作“ㄣ”；注⑩“法见”当作“发见”。